

158

600
:3



閑道堂集卷之五

孝昌熊賜履著

序

資治通鑑綱目全書論斷序

代言

朕惟自古帝王言動必記而史事以興顧周禮外史所掌卷帙寢繁卽紀傳亦異千百年來微言大義昭揭天壤必以尼山筆削爲斷所從來尚矣粵自龍門而降累朝國乘體制畧同涑水司馬氏易分類爲合編蓋猶左氏法也紫陽朱子特起而振舉之綱以提



要目以備詳歲時列於上而天統明章程繫於下而人紀立增損精切予奪謹嚴庶幾春秋大居正之宗指與雖其間事例彙括稍有脫誤大都門人一時采輯之過實非晦菴本意也自時厥後有前編有外紀有大紀續編以及考證集覽發明質實之類諸家論者不一而足要皆商確折衷互相參訂明儒陳仁錫哀集而剞劂之不可謂非先哲之功臣也朕幾務之暇留神披閱博稽詳考纖悉靡遺取義必執其精微辭必搜其奧析疑正陋釐異闡幽務期法戒昭彰質文融貫前後所著論斷凡百有餘首茲允諸臣請益以付梓頒布宇內俾士子流傳誦習開卷瞭然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一臚如指掌卽子朱子祖述宣尼維持世教之苦衷並可潛孚默契於數千載之下是則朕敦崇古學作新蒸民之至意也爰叙述以冠篇端用昭示於無窮焉

王狀元制義全彙序

癸未南宮之役余復承乏爲主考官闈中得王子方若卷再三閱之見其思深力厚結構盡美而開闔轉

換之妙不假安排自然入法是非胸有全古變化生
心無能有此境界心斷其爲文場名宿取以冠軍比
榜放士論咸以爲允卽闡墨梓出亦並心折而一二
儼佻之子稍竊竊議之以謂筆太鬆泛非先輩法也
余亦不與之辨旣而 廷對

至尊特拔置大魁在王子之才之學固可以當之無
愧而

聖明藻鑑若此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也茲金陵坊
間將刻王子制義全彙行世屬余序之嗚乎余固有
所不能辭矣余竊謂王子自束髮受書行年且近六
袞生平薪火矻矻致力於經傳子史蔚然爲海內冠
冕者蓋數十年所浸假而老於牖下跡其聲光奕奕
亦必不能以終掩蓋其中實有可傳者存曾不關區
區一日之遇也況八股一途出其緒餘便可入彀奚
足爲王子多乎余旣老腐去就木不遠雅不欲侈口
論文但以世旣有王子其人則後之學者正當研求
夫王子所以致力之處而矻矻從事焉不患學之不
成而名之不立也若第揣摹於制義之末而希心於

一遇勿論其未必得也卽得之亦絕非天下之第一
流人物矣至若前項妄稱先輩以雌黃爲長技者由
王子觀之止付諸一哂可耳寧堪與較乎我聞當世
之知王子者正復不少則試隨執而問之定不以余
言爲河漢也已或曰信如斯也吾子又奚用饒舌爲
曰余固雅托於深知王子者於其文之行也烏可以
無一言爰捉筆書而弁之

涂翰林窗橐序

環邑涂生爨菴家世單寒而力於學爲文一本經傳

純粹不雜氣格超然逼古久著名於諸生間壬午秋
以壁經魁鄉薦士論翕然稱之比闡墨傳至京師
余一披閱卽不禁狂喜謂其爲大家風度卓爾不羣
逢人稱說而涂生之名迺益燥癸未南宮余復被
命典試事雖不敢用意揣摩未嘗不想望其入彀也
及拆號至第二十有二涂生名在焉余又不禁大喜
自詡得人列座諸公胥爲稱快蓋涂生之才實可贊
羨而非余之好爲聲譽以事標置也 廷對後
至尊親拔置中秘加意作養涂生則下帷伏案矻矻

如老諸生雖飢寒迫身不以顧讀書自經史外旁及
百家罔弗留意而精誠端注則以研究宗傳羽翼絕
學爲首務卽余之舊時鄙著亦常常置諸几案間甚
矣涂生之篤志深思而復勇於精進也余固知涂生
力學有素動法古人卽今志趨卓犖早已於文字中
斷識之從此益自充廣以大其所就出入 承明優
游 法從用展布於無窮是皆可以預卜不爽而區
區藻鑑之真與期許之厚殆不患其不一一脗合也
已余雖昏髦雅具雙眸敢斗膽爲是夸言卽存茲爲
他年左券可耳自丙辰寓居白下睽離故園者已三
十載近聞吾鄉後進且蔚然興起則接踵涂生者必
自有人是又余之所殷殷屬望者矣今涂生梓其窗
橐行世余爲叙其年來知遇投契之概有如此若涂
生之文實實具有原本非同苟作海內有目者豈不
知之而顧待鄙人之刺刺耶其亦可以弗贅矣

陳睂州擬墨小序

陳生睂州生長海濱志學則甚篤遭迴仕路曾未嘗
一得意年過五袞猶浮沉郎署間時人絕莫之識也

其居于京師則一介相隨圖書數卷外無長物蕭然環堵常累日不能舉火而佔俾弗輟同輩或頗迂之而陳生弗顧也間搦管爲文章率皆明道覺世之語炎炎正論表述前賢不爲曲學瓌說所熒奪觀所爲擬墨如干首亦可以見一斑矣陳生所稟甚卓故自信不移其淡於世味尤從來希有於焉充其所至亦豈有量耶抑輓近之世師友一倫棄如土苴矣勢利所在無難操戈入室馘所事以媚要津剋橫剽厲之狀至不忍聞見陳生獨古誼自將畧無改易雖瘠劣如余猶恂恂執禮如平日且時常過而存之不少懈若陳生者揆諸習俗風尚不太駸乎矧余也不肖舊以蒞昧府幸于當世之英豪而又衰憊已極鬱鬱處此如鍼氈陳生顧特加憇視焉卽奈何不愴感而義壯之而仍未敢侈談於衆以速戾而重悔蓋陳生之跡孤行踣摧而躓之豈足以當英豪者之一嚙而余亦何居乎以老朽累及故人爲也乃陳生終不我棄索弁言益急無已於其紙尾稍稍雜見之倘語或不倫卽碎而焚之亦可

刻愚齋擬程引

八股一途關係取士鉅典故自制科以來令甲所頒
要以明理會心不愧先程者爲式余自髫年從事舉
業頗厭一時餽飭陳腐之習每拈一題必極力刷洗
不蹈襲時流隻字文場比試竟以獲雋卽拙橐出亦
猥爲海內學者所稱許然彼時乃自出機軸孤行已
意未嘗問風氣於當世卽律以先輩程法尚未得爲
操觚家準的也比來數科余承乏典會試事闡中衡
量惟奉艾選爲模楷蓋東鄉論文余生平最所服膺
而罔敢有違者持此以相天下士夫復何疑乎若余
舊日所構實出一時別調至今每一追維猶歉然未
之慊意顧業已久令人共見之矣豈能悉收而藏之
耶今年秋兒輩來京邸省視偶於笥篋間得余近年
擬程七首與同人注意諦觀僉謂其詮理布格殊脗
合於豫章的派議梓而特傳之余亦欲以是稍卒前
業遂允付剞劂公諸當世蓋八股雖末藝殆亦治理
學術之所關卽何敢自行草草貽悞於後進此余區
區迂拙之本衷也海內學者庶覽而鑒之與

碑文

兩江傳總督碑文 代言

朕惟國家簡用封疆大臣畀以重寄其職任之要惟總督爲最況兩江幅幘遼濶財賦殷繁素號難理求其經畫咸宜撫循著績生則輿情愛戴歿則謳慕不忘者實難其人爾傳臘塔賦資端亮制行貞醇歷任中外賢聲並著朕用是特加簡擢授以兩江總督之任爾能公忠體國慈惠愛民廉以持已而僚屬澄清明以燭奸而閭閻寧謐兵民和協遠邇頌揚曩朕巡

省東南軫念生靈疾苦倍加振恤維爾體朕德意切實奉行俾民生樂利風俗嚮淳學政釐清人文蔚起比年以來兩省疆圉胥寧榦止朕庶幾無南顧之憂維爾之功實爲懋焉從來人臣服官奉職克殫忠勤者鮮有不獲其報聞爾身後所部士民爲之塗悲巷泣追思無已則爾之遺愛在人亦已有徵矣朕嘉爾勞績易名曰清端特親爲製文勒之豐碑以垂不朽使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焉

傳

李母董太君小傳

董太君者德州名門子也及笄歸同里僉事李公允
頑僉事公元配宋已先有子浹今藩司濤及庠生潤
則太君出也宋早卽世太君視浹如己子撫養周至
以有成立丙戌登進士出爲縣令有聲而僉事公於
國初亦以孝廉除故城令歷任郎署遷粵西左江道
尋引疾歸前後敷釐中外者十有三載所至並以廉
榦著太君實襄贊之太君旣相僉事公有成績公歿
後又日稱述公平昔宦遊所發杼狀以訓迪濤等濤

遂以己卯領鄉薦丙辰捷南宮選入翰林旋以資望
特授臨江知府隨督漕兩漕擢陞粵西左藩循卓之
稱藉甚卽中外咸以爲賢蓋太君之教也太君雅甘
淡薄家故貧落嘗經營節縮以供饋粥而自啖青麩
人以爲難迨後雖兩遇 覃恩疊膺 紫誥仍荆布

如故畧無更改間嘗隨之任所則日督率家僮灌畦
署內以給蔬饌毫不以取民居恒衣浣茹素不知綺
羅甘脆爲何物蓋其性然以故僉事公清白傳家兩
世濟美而人迄無間言者殆太君累有以助成之與

開道堂集 卷之五 九
太君享年八十有四子姓繁衍其懿行聞範鄉里時
交誦弗絕云

論曰史冊所載古今賢婦人甚多大約以勤儉淑慎
爲坤德之本若夫席處閨闈之盛而能痛自斂抑以
成內則之賢可不謂尤難乎考濟南逼近鄒魯先代
元仇之遺風百禩而下當猶有存焉者嗚乎賢如李
母其亦可以範世矣

記

移寓小記

余旣奉命留住京師則且欲歸歸不得矣友人憐
其無棲共僦屋一所以舍之屋雖樸隘其中有小樓
一區登之可望西山又書齋數間累石爲嶂引井水
灌注爲池古藤甚長緣牆蔓上屋角樓畔榆棗二株
雜以蕉卉亦蓊然也余笑曰是獨非所爲丘壑乎遂
以中秋後五日移居於此適患肺風懶以作詩祇於
堦除間各題對一聯以見鄙意不敢僭稱大隱妄標
高致亦不敢作牢騷惆悵語以自沽激諺曰止足弗
辱又曰隨寓而安其殆庶幾乎樓名夕佳額之曰捲

雨樓聯曰莫言丹壑遠且看白雲還齋聯曰半墻隱
隱移蘿月小閣陰陰對棗花又曰恰似聽泉響居然
見石根又曰青山只此是白髮更無多題罷擲筆而
笑隨畧記之蓋亦解組來況味之一也癸未仲秋愚
齋履草

抵家葺小園偶記

丙戌之冬月余抵白下故居入門周視蓋舊時半椽
傾頽盡矣惟所爲歸潔園雖亦荒廢草堂數間尙翼
然池上墻頭松菊猶存一二本余顧而樂之乃命園

丁稍稍葺理掃祛敗瓦補栽楸桂羣葩圍以竹籬殘
石仍加堆砌方塘半畝種荷花如故地甃而室陋不
之計也余乃題其亭壁一聯曰冰心自合學壺隱柴
骨何妨效傘居門聯則曰敢云顏巷樂只覺邵窩閒
而總額其堂之楹曰卽深山意在閉戶也旣書畢不
禁劃然長嘯顧謂伊兒曰以此當遂初賦可乎爰執
筆記之

偶書

書樂天詩句後

白樂天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其言透矣余僭改後二句云就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豈難知全首僅易三字却又是一層意思何也誠中形外斯民直道而行自是從來至理聖賢早已說定豈有謬差故由樂天之說可以闢亂賊之奸由余之說可以寒奸雄之膽不妨兩存之

書宋翰林近藝後

患失一念可以無所不至殆理勢之必然也朱子集注所云大概已盡顧從來此輩自命亦甚不凡矣而夫子則以鄙夫目之非聖人而能爲是言乎竊意吾夫子當日意中必有其人但未便明明說出不得已僅托之於浩歎而已嗚乎仲尼雖聖其如鄙夫何哉今宋君將此章連製三義淋漓痛切情見乎辭或亦其中不無憂患之意耶不然何其言之似我孔氏也余不敏嘗欲一拈此題稍抒所見而有所不暇且亦未敢茲讀宋君之文莫能已已聊書數行附識之實無所爲也

書河間壁上小語

甲申九月念四日以赴 都過河間旅肆中偶得二語書之壁上曰天下絕無樂地世間總是苦人書訖歛歔者久之既又轉二語曰天下無非樂地世間誰是苦人則又書之乃就枕而臥從者曰何謂也願聞其指予笑曰吾語若人生天地間境遇亦何常之有大率苦者自苦卽無往而非苦樂者自樂卽無往而非樂諸凡一切總在自家認取不必問之他人從者稽首再拜曰敬承提命矣清涼子筆

文移

奉 假回南曉諭沿途驛遞牌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一級熊 爲知會事照得本閣部奉

欽假回南擇於本月十三日自 京師起馬所有經過地方合行知會爲此牌仰該地方官知悉牌到卽速行打掃潔淨公館伺候但本閣部素性簡約且重念驛遞煩苦所有一應夫馬供給等項俱係自備一毫不以擾民該地方官吏勿得借端科派以肥已橐

查出定行題叅重究不貸仍備具該驛分毫無擾印
結存照毋違爲此牌示須至牌者

閑道堂集卷之六

孝昌熊賜履著

策問

擬會試策問五道

問自虞廷十有六字而心學始開累代相傳師儒講
習必以是爲學問之本蓋心也者萬善所由基亦萬
化所從出也可勿亟爲講明與考之經傳諸所講論
抑多矣試舉其大且要者言之孔門求仁孟氏因之
所謂仁人心是也沿及洛閩諸子曰心爲太極又曰

心統性情又曰爲性情之主而妙於德著其功曰存
養省察指其實曰具衆理而應萬事約而求之則又
以動靜寂感形容神明變化之妙之數說者揆之列
聖宗傳豈有異與夫幾希寸掬耳微言大義昭揭若
茲後之學者猶復出入牯亡羣汨溺於荒唐恠誕之
說則又何也二氏之謬百家之雜並於心源有病而
最近理亂真者莫如禪宗彼其以寂滅爲體以靈明
知覺爲用是析而二之也而毘盧性海虛空法界閃
倏變幻遂啓三教一家之漸其間毫釐千里之介果
安在與我

皇上精一執中直接唐虞授受之真矣近者 訓飭
士子亦諄諄惟正學是尚乃海內儒生顧猶多所疑
阻舊時虛誕偏岐之習未之盡祛將人心何由而正
斯道何由而昌與上下古今未有心學不明而可言
事功語治道者心者統之宗而會之元也此而一差
鮮有不謬諸生讀書學道豈無所見其明切抒陳以
觀平日體認之實勿徒以詞章訓詁爲第一義也
問農事致治之要務也三代之盛最所首重故治效

亦隆輓季則不然是昧於其本也夫求治既孔亟矣
顧置此不務或稍知所務而仍虛應故事罕有其實
抑獨何與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任事辨壤以教
民樹藝下如遂師里宰稻人司稼之屬簡耒耜趣畊
耨巡野鄙別種陸種種勤勤纖細畢具聖人之用心
如此有漢文景之世詔詞愷惻稍稍近古繼此則鮮
有聞焉然則豳風七月周公胡爲是流連咏嘆而弗
置與我

皇上厯恤民依敦崇本務

巡省畊斂親問疾苦而

董勸之誠有如周頌所云嗟嗟保介疇乃錢鎛者矣
然而直省內外荒蕪未盡闢游惰未盡歸歲比不登
流亡見告非有司奉行不力之咎與考月令有舍郊
審術之文周宣謹祗被大狗之典脩而舉之固不易
易何則今昔異宜也然明初於農桑之政勸課有法
督視有官因循怠弛有罰今亦可倣而行之與或曰
農不必勸也勿擾之足矣河東柳氏亦云長人者好
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若然是因噎而廢食也
得無言之過當與夫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是病國也而可乎哉多士率來自田間小民利病殆所熟悉曷進而極論之

問國家費日經示不易也賦日常示不加也供日正示不濫也故夏書有厥貢錫貢之分旅獒有方物遠物之別此卽後世課程雜稅之所由起也然先王之世類以慎德處之故取用有節而民不苦後世則日搜月括徵派繁苛傳算追呼無乃已甚不思物產有數民力有限罄矣竭矣而曾莫之動念何耶如鹽法有常股存積餘沒掣割之煩也茶馬有引篋開中俵

換解兌之擾也關鈔之或本或折也商稅之時運時留也以至酒酤魚漆楮幣絲礬之類不可枚舉冗如蝟刺而細若牛毛此豈盛世所宜有耶我

皇上躬行儉德遠邁百王搏節愛養之餘善政備舉數十年來捐租減額史不絕書卽權使受命以行誠諭諄諄凡以惜物力而軫民艱也乃有事茲役者往往陽奉陰違明損暗益釐法而法愈刻革弊而弊滋熾何道而可大加創懲盡致澄清俾上下寬舒官民均便于以仰副

開道堂集 卷之六
聖主節用愛人之至意耶葉時曰周禮致貢猶禹貢
任土作貢也任也者任其所有而不強也致也者聽
其自至而不求也此意可深長思也多士第直指焉
可矣

問圖籍之儲所以備典章資考核也顧周禮外史所
掌既荒畧難稽而祖龍一炬之後且軼落殆盡卽所
謂尼山六籍皆成斷簡自餘者尚可問與漢儒汲汲
搜尋僅收拾於灰燼之末厥功亦偉然而七畧七志
善否相揉復真贗交錯浸淫於魏晉之間魯壁汲冢

乘時混譁古今文字互異則躋駁可知而儒生聚訟
紛拏曾莫知是正以要於一夫獨何與六代以還細
帙之盛莫如隋之嘉則迄於有唐武德開元重加裒
輯而四部之名始定四部者經史子集是也然而齊
諧梵唄丹符竺呪之類不與焉或曰慎也亦其然與
宋初三館所積不過萬餘卷耳太平經國而後始大
備焉洎汴京之亂又蕩然矣崇文宣和之物越在草
莽祇存空目豈盡兵燹水火之爲厄與抑所以藏弃
收貯之尚未盡善也夫載籍者槩鉛之微技耳而字

開通堂集 卷之六 五
宙之菁華生靈之結撰畢具焉則括而苞之與釐而
訂之事可偏廢與我

皇上稽古右文 特勅所司廣集遺書以光著作而
遵行泄泄購募罕聞繕寫校讐猶缺焉未舉膺斯任
者宜若何經理而令秘閣禁省充牣爛然如古蘭臺
石室東觀鴻都之甚盛也且如冊府元龜等編因任
非其人卒成敗紙卽前代永樂大典亦以龐冗譌濫
未之流布然則蒐羅博碩研究精醇勒爲宏章昭垂
法鑒不端有賴於 今日與多士學古有年雅志淹

瞻其於端臨之通考公武之齋志當必講之有素也
尚臚列其概用備採擇焉

問同律度量衡尚書之言也古帝王建立法制以觀
四方以立民則事孰鉅焉故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夏
人旣咏而歌之而周官內宰佐后立市陳貨賄而壹
數器合方氏大行人亦如之臬氏改煎金錫權然後
準準然後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二仲之月
則又正權概角斗甬何若是其詳且慎與班固漢志
五度五權皆受法於鐘律諸器並以銅爲之銅者同

也所以一上下而齊風俗也斯其爲說亦寧有殊致
與顧自周秦而降卽尺度長短不等參差各異其法
可得而悉聞與爾雅考工之記不可復泥矣祖其意
而施之斟酌允當規于畫一庶不失大舜時巡肆覲
之微指與 國家創制顯庸化民成俗章程一布罔
敢不遵然時久法更不無用違其式如銅尺法馬金
斗鐵斛等件大部頒降煌煌懸令甲矣乃自藩臬以
及郡縣往往置之高閣不以喻民小民何知輒各自
爲制都邑市井之內閭閻村落之間一任魁儈把持
上下低昂有司莫問此爭之媒而亂之階也坐是物
價騰湧人情囂競乃至官府之出納賦役之散收奸
弊叢生莫可究詰此其弁髦王章孰大於是顧可視
爲細故耶程子曰爲政須有綱紀謹權審量讀法平
價皆不可闕斯語雖聖人弗易矣多士固留意均平
試推演其說亦不失爲絜矩之義借曰剖斗析衡而
民不爭則是虛高之論非所願聞者也

擬順天鄉試策問一道

問古者諫無端官芻蕘師瞽皆得進而申其說所謂

工執藝事以諫也唐虞之際猗與盛矣而君臣動色相誠慎毋面從一堂之上颺拜賡歌抑何其汲汲與漢懲秦弊設蘭寺憲府卽今之御史臺也唐增三院宋改八臺侍御皆隸焉要不過職司糾劾而已豈有成周保氏之意與卽司諫正言祇仍拾遺補闕之舊明之六科似之大都亦耑主封駁用肅寮案迄於末季翻以辨言致淆亂其故安在與我

皇上從諫如流視止輦受書不啻過之矣一時臣下遭逢

明聖慮無不殫竭忱蓋以塞報稱然而事會交乘意見互軋保無有強戇煩瑣瞻徇矯激如昔賢之所規者與歐陽永叔曰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然陸贄三弊首戒諛悞而蘇軾五法則兼取權術之二說者孰爲得與且夫沽凌躁妄與尸素緘結等耳或者積誠感孚靖共匪懈爲人臣入告之本而面折廷諍扳檻引裾猶不得已而爲之者與善哉溫公之言曰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則欲其精白一心納約自牖以成 朝廷都俞吁咈之美其必有

工執藝事以諫也唐虞之際猗與盛矣而君臣動色相誠慎毋面從一堂之上颺拜賡歌抑何其汲汲與漢懲秦弊設蘭寺憲府卽今之御史臺也唐增三院宋改八臺侍御皆隸焉要不過職司糾劾而已豈有成周保氏之意與卽司諫正言祇仍拾遺補闕之舊明之六科似之大都亦耑主封駁用肅寮案迄於末季翻以辨言致淆亂其故安在與我

皇上從諫如流視止輦受書不啻過之矣一時臣工遭逢

明聖慮無不殫竭忱盡以塞報稱然而事會交乘意見互軋保無有強戇煩瑣瞻徇矯激如昔賢之所規者與歐陽永叔曰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然陸贄三弊首戒諛悞而蘇軾五法則兼取權術之二說者孰爲得與且夫沽凌躁妄與尸素緘結等耳或者積誠感孚靖共匪懈爲人臣入告之本而面折廷諍扳檻引裾猶不得已而爲之者與善哉溫公之言曰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則欲其精白一心納約自牖以成朝廷都俞吁咈之美其必有

問道堂集 卷之六
道矣爾多士願忠志切正宜夙夜講求以待摠展其
卽昌言以對毋隱

擬武會試策問二道

問從來國家戎務率統之樞曹諸所以張皇六師綏
奠海宇懋建無疆之基業者實惟大司馬是賴斯其
職任不綦重與周禮九伐之法佐王大合軍以出禁
令夙哉尚矣漢代則令兼大將軍秩以秉國鈞位望
特盛卽唐之樞府宋之樞密固猶然宰相職也而明
初府部並設僅列在夏官一循成周六卿之序而無
所改是則累朝建置果先後一揆與我

皇上神武布昭旣昇平有象而持盈保泰猶 宵旰
不忘以故衛弁必試材能闡帥多由 簡畀洵得競
綵張弛之宜矣然而采薇天保固責有攸屬則所謂
脩攘輯寧屹然中朝之柱石者豈異人任與或云本
兵重任必得兼資文武通達古今其人而後愉快是
儒先之論抑或有當與且如三載軍政與計典並行
何其鉅也倘膺茲偉役者猶泄泄從事不加整理將
宮禁宿衛之嚴邊圉鎮戍之固與夫征討撫綏之績

營陣簡閱之方考覈不明卽勸懲弗力 國家詰戎
大事夷然等諸弁髦恐一旦緩急交乘果何所恃以
鼓桴響答坐收指臂控縱之用與爾多士諒籌之熟
矣可詳切敷陳勿爲隱

問古之善戰者水陸殊形卽舟車異用二者不偏廢
明矣故衝艦具束伍之文鬪艦列擺銜之式舉凡史
牒所載豈盡空談與當前代之季炎荒嶺嶠一時多
故所爲備倭防海不啻星羅而措注乖方卒鮮成效
建白者至以珠崖瓊島爲前鑒取所事議寢而罷之

浸漬滋蔓莫可窮詰遂致鮫人蛋戶悉化爲鱷蛇肆
害匪淺然則戈船下瀨之烈焜耀典章者竟莫能脩
復耶抑所柄任者尚非其人也我

國家聲靈赫濯海嶠椎髻拜稽恐後矣第嶼塢久清
禦防不無少懈顧茲煙波萬里港汊千重保無有鱗
介之翻鯨鯢之突致煩我伏波校尉之籌畫也者則
未雨之綢繆顧可少與考在昔平番紀效之書福蒼
海滄別其製蜂窩筒噴辨其機且瘴霧颺潮泊洋追
伏按其候前人手定頗號周詳繼此之秉鉞巨浸建

牙絕溼相與捍蔽東南半壁者一一試倣而演之以
備間隙之出庶不失爲敵愾萬全之勝算與諸生諳
習韜鈴已久邊徼遠謀宜夙所留意曷進而昌言之

閑道堂集卷之七

書柬

孝昌熊賜履著

復叢生

接手教具仞垂注之殷黃口豚兒何敢妄攀喬嶽然
猥蒙嗣公老世臺不棄菲葑斯誠寒門厚幸光寵非
常感謝感謝况履生平瞻溯之忱常依依泗水今得
藉絲蘿之託陟降於聖人之庭其爲欣慰更出望外
但苦由之中未敢從吉俟明春服闋後方薰沐諏吉

開道堂集 卷之十
舉行納采之禮恐儀節一切荒略尚祈高明指示以
便祇遵也權此奉復不宣

與元少

聞所患尚未大平復念之寬懷靜攝乃最喫緊著也
如何僕日下便出國門未遑與足下一把握分外悵
惘自揣無臍可噬而不能不懷曲木之疑大都退得
一步是一步所謂眼中之人今遠矣幸足下頗能念
我故佈區區新刻會墨選本附覽內中罕有能步邯
鄲者僕固早已易量天下士今亦不幸言之中也如

何

又

同一熱也而中腸有別熱腸尚宥急難熱中不復慕
親凡今之人大抵皆熱中者耳一笑

復李藩司

老憊之人久當引退非曰求閒聊安愚分耳過辱瑤
函獎借彌增慙悚矣太夫人賢德可擅女宗愧拙筆
不文無能表揚於萬一謹立傳稿虔陳左右幸高明
鑒而存之隆儀過腆竝謝不盡主臣

開道堂集 卷之十
二
答友人

誥封乃大典保舉亦善政今竝以捐貲得之恐重傷國體矣懸知 聖明洞鑒自當議停第已得手者略無愧色真可爲大醜耳別教具悉不莊

答高門人

麋鹿總愛豐草若繫之朝市間終非所性也且古稀之年除却首丘外寧復有他願耶足下板輿春晝極天倫之樂况又舊恩日注卽異時嚮用可知矣預賀預賀手教頒及讀之神馳復蒙憐而周之意何厚也
主臣

答范彪西

學問固貴實行然朋友講習自不可缺卽知行二者先後重輕之序前輩不啻諄諄第世儒未能體認便多落在一邊耳就如臯謨益贊伊訓說命以及陳範訪落之類廟堂簾陛間何嘗不從事勸講何況宮牆壇席師友麗澤之益實自古而尚之奈之何其以爲諱也故凡諱與攻皆衰世之事興言及此可爲太息

矣今先生下帷老山日夕撰述以惠來學此自吾儒正業亦人世間常理不知者或聞而駭之駭之卽謗之之漸然而吾輩豈動於心乎但鄙著亦蒙收錄無乃包荒之過用是倍增汗悚耳方今

聖主弘獎正學海內士子喁喁向風一稟謨訓非洛閩之書弗讀四十餘年緇黃歛蹟羣喙息爭儼然三代氣象大非偶然也近且

特命翰院儒臣編輯朱子全書行世而以僕總其事卽直省學使親承訓指亦俱有整飭振興之意東

南學者時時會集紫陽東林各書院壇坵蔚然而河汾間又有先生提倡遠紹敬軒之衣其殆斯道昌隆之會乎僕遭逢如此其喜慰可知矣又前代史書已於昨冬繕寫進呈其中儒林忠義文苑諸列傳竝紀載詳核未敢草草而僕十餘年來待罪京邸雖鹿鹿無狀尚不至改換頭面自喪生平迂拙之操老而弗易庶幾可無負良友近著有澡修堂集如干卷現在謀梓容日當寄陳台削但賤性夙與丘壑相宜老來更甚而

陽道堂集 卷之七
四
聖恩肫篤尚未獲賦遂初魂夢依依常在秦淮河上
卽首丘之念未免縈懷先生其亦聞而憐我乎真切
真切長公過庭有得所造在伯溫明仲之間極可慶
幸大著非但弘博就中論斷抑揚俱有分曉學者宜
悉心體認自得高明微指也如何山繭樸邀可取奉
先生作百歲衣楷杯亦闕里物也臯比揮麈之暇爲
滿引一觴以當大斗此區區遠意幸鑒而存之綾遵
命書上殊愧不工又僭題四字以顏先生讀書之室
未知當否皇恐皇恐暑中草答不宣

答友人

僕本不文蚤年間乘興而作未免信筆如狗坊間請
序某君制義或從地方紳衿後撰公祝某公祖壽文
彼時只恁隨手應付今取而閱之自覺甚屬無謂然
已經流布外廂卽欲收回莫可得矣奈何頃蒙齒及
拙集不禁觸動鄙懷轉增懊悔聊佈區區用識前過
且奉告世人筆墨最當謹惜輕作與輕刻皆大病痛
也戒之戒之不悉

與元少

聞足下偶患足痛大痊可否念之 應令詩皆出急
就區區無聊老態隨筆寫出正可博高明一哂耳如
何會試錄進呈在卽尚須所司一爲校對乃妙恐字
畫訛舛殊未便也今番散館似覺未甚滿願聞部本
已折
聖明其或有意乎僕亦殷殷跂之矣主臣

又

世界忽變爲鬧之一局卽如散館一節鬧了許久至
今刺刺不了休固是事體稍新異亦緣諸生平日不
甚安靜之故一切多其自取諸生旣誦服孔子如何
尚不知自立風吹草動只管隨人脚跟轉似此便不
應責備他人明道先生不云乎新法之害亦吾黨激
成之耳極真極是僕最不肖平日間尚知道些自反
看諸生所見全未在又增一憂也前日所奉教者求
且勿以示人以其一時信筆未加揀擇耳連日枯坐
如老山未見一人足下所有新聞可稍示知否望望
主臣比傳聞有一江姓者已伏法伊何人哉果何以
故也附問

與友人

王君傳臚後至吾門執禮益恭人中了會狀尚官來
認老師亦近今罕見者矣看來世道將漸復古爲加
一餐笑笑

復匪莪

老而思歸偏不得如意然受 恩實厚且畱寓都門
再作商量也知先生最關切我故佈區區故人握手
當在何日念之尤增惆悵耳人去草此奉謝附寄一
絲不盡瞻溯

復張思虹

老儒還 朝實吾道之幸僕托在深契故不覺分外
慰喜但衰憊之餘卽一切濩落已盡不朽之大業端
屬之高賢耳真切真切佳著旣成亟宜公諸同志將
來可與讀書居業二錄竝傳非瓊山甘泉輩所能項
背者也權復不盡種種

與張思虹

不得已移寓於西省房租也襍被外有殘書數篇亦
費脚力僕乘敝車賤累仍騎烏犢牛而已小語一段

聊寫近况且稍述下懷知己覽之得無輒然喙乎日
下談興甚索登高前後尚當謀一傾倒不宣

復張思虹

偶然寫興之作過辱獎許重以鴻章感謝感謝率爾
奉和亦緣興弗能已非敢效里人捧心也權復不莊

答友人

館人不行仁政驅我西行從此裹足不入胭脂衒衒
矣館人者舊臺中孫某也渠考選時僕實爲政曾多
方贊成之而今食報乃如此豈不可嘆然僕生平所

遇大率爾爾故亦絕不介意呵呵

與韓元少

畱滯到底不美只移寓一事便大累及故人不知何
苦如此恚甚尊候近日若何念之小記數行亦聊用
自慰高明或不以爲諧主臣

與顧伊在

僕翌早行矣望日定有公會則諸友郊送皆可省吾
輩相與正不在此晤間煩致意頃新狀頭募翰林金
濟僕意固善也顧僕亦何忍受之豈衙門清况僕獨

未之聞耶揚州老舉動孟浪乃爾笑笑再僕生平實多口過措大本色也去國後得無有含怒者乎更祈留意爲禱主臣

與某撫軍公祖

三陽啟泰萬彙昭融敬惟老祖臺新社駢臻升恒彌茂可勝手額承委書綾具見謙光抑抑葑菲不遺感激無量謹撰蕪言一章虔呈郢削極知盛美崇深名言莫罄然少效輿人之誦卽鄙拙不暇顧也幸高明鑒而諒之舊刻數種附塵台覽恃托至交亦不敢匿醜竝祈教正爲荷臨楮主臣

答王安節

歸來得一促膝爲慰然數年積緒固尚未傾吐也連日患脛酸卽應酬都廢坐此殊悶悶耳嘉蔬拜領謝謝章公僕久聞其賢如明道祠一舉豈非快事真令人感仰來諭俱悉晤間煩致意權復種種不宣

答劉藜先

尊作備論古今文章之弊極真極切後學委當奉爲指南區區拙集得藉以行遠抑何幸乎感謝感謝歲

底不敢屈台從轉眼春光尚當握手郊外遊一遣老
興諒有同心也青果百枚附上除夕淪松茗用之可
以明目幸存之

答周生

貴治舊被河患今以大賢尹之卽昏墊不能爲災矣
幸益加努力惠此一方
聖明在上必有以勸勞吏所謂遇盤錯乃別利器耳
小兒備述關注之雅不勝感戢頃復猥辱記存重以
渥貺無乃過費清神然厚意未應例却對侔悉登亦
感亦愧矣權復不盡種種

答張秋紹

在都門見洪洞范君所集理學備考書中有大作數
首讀之皆斯文正脈也浣慰浣慰昨冬匆匆抵白下
勞頓之餘未遑出戶東望塵壇惟有瞻溯頃晤高子
函三兼承手教知故人垂注之雅踰於尋常感戢益
不淺矣僕日下便買舟往楚中經理先慈塋兆計事
竣返舸尚在秋初倘殘喘尚可支存則必趨謁道南
祠登依庸堂靜聆諸賢緒論一愜鄙懷也凡我同志

開道堂集 卷之七
統希致聲權此奉覆不宣

舟中寄伊兒

初六日泊針魚嘴初七日阻風看岸上女郎走解馬
戲飲而樂之次早駛帆過翠螺山主人送酒大炙鶩
鴨以犒從者是夜月波盪漾漏下二鼓到鳩茲邑一
路水光山色俱可愛所謂螭蟬峽猪漣龍竝不見風
迅故也然早晚間寒雨亦時作十六日灑酒祭哪吒
磯鼓柁以過十七日始抵皖城西望蘄黃英六間風
景似異低回者久之大都半月來流覽江上情緒黯
然莫能自遣豈衰年易生感觸耶不解不解匪翁安
否孝峰藜先諸子竝無恙否念之念之右文宗兒陸
續發來說信望望曾鬍子竟不上船視萬斛舟如敝
屣亦可發一笑寄物查收之二月十七日舟中筆

答張門人

接台教兼辱隆儀惶感具切矣

主上聖明年來特厯堯憂遂不憚時巡禹迹而老契
丈以賢勞令望 簡畀日殷可勝欣忭惟冀彌加勉
勵仰酬 特達之知卽一切自有殊恩無容介介也

僕老矣迂拙之性迄莫能移坐此鬱鬱遘迴視宦途
如針席目今雖蒙暫假仍未獲賦遂初狼狽次且殆
不堪爲故人道也肅此奉復曷任神馳

答南同知

頻辱記存意何厚也謝謝僕養疴白門諸凡置之不
問儼然深山中人矣第涼秋轉盼勢不得不遵限入
都倘蒙

聖主恩憐卽當再申前請總之七十老翁能無首丘
之念非敢作投閒想也別教具悉權此率覆不莊

